

这是一部中国版的《望乡》

康素珍口述 王延年编著

本书是长篇纪实小说。由当年名妓康素珍口述，王延年编著，再现了她当年转卖三大名城，四个妓院的悲惨生活。……

风尘泪





国防大学 2 086 1253 5

康素珍 口述

王延年 编著

风尘泪

长篇纪实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康素珍的国民身份证

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尘泪/王延年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ISBN 7-5059-4102-X

I. 风…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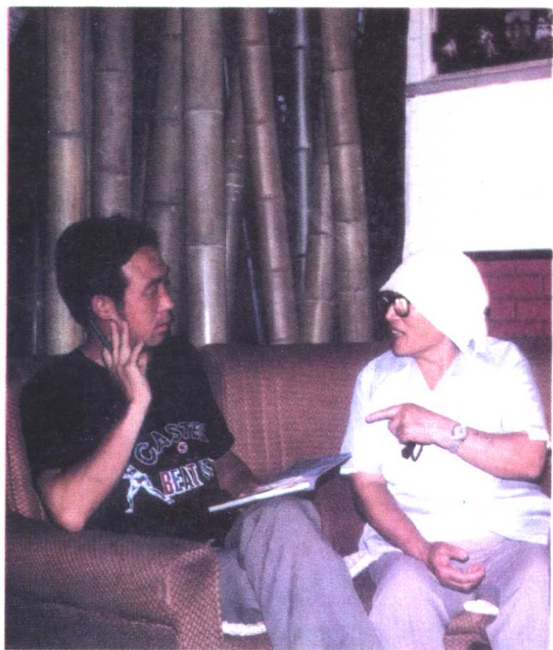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257¹

书 名	风尘泪
口 述	康素珍
编 著	王延年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永隆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49 千字
印 张	21.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102-X/I·3194
定 价	31.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我向作者王延年口述我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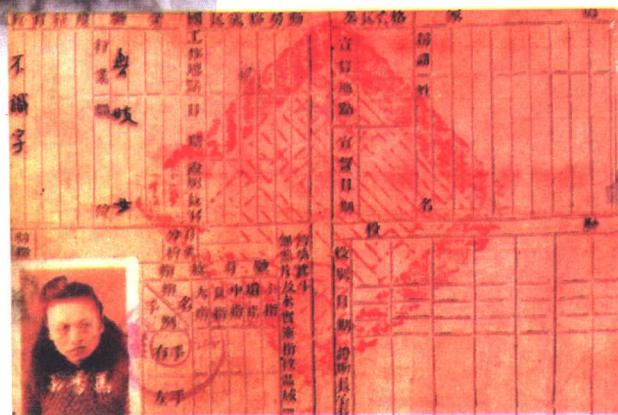
我和我的丈夫魏瘦鹏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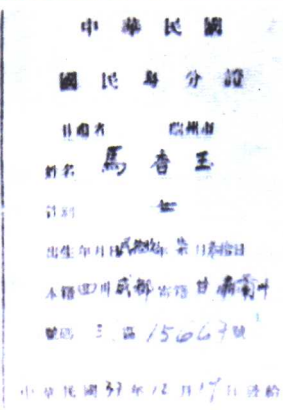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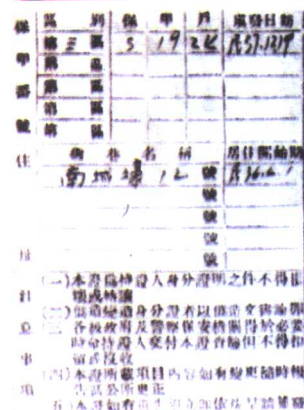
姐
姐
「袁世凯的情人」
此人是西安名妓田九鸿，田场三的



初到兰州，我的妓女身份证



我，康素珍的国民身份证





引子

做女人难，做了旧社会的女人，天天都似水煮油煎，尤其是我。世间三教九流，我是最下流之下流。世间七十二行，我做了七十三行。洒不尽的风尘泪，过不完的鬼门关，今夜上炕脱了鞋子，就不知明天还穿不穿，我想，我必定是这个世间最苦最难的一个女人了。

七岁丧母，我成了孤儿，九岁被卖进公馆当丫环，十岁沦为小乞丐，十一岁进华迎大舞台习武学川戏，十二岁当童养媳，十四岁被人骗卖进妓院当了雏妓。

在卖身卖笑的悲惨生涯里，我又被人贩子像贩牲口一样，由成都到宝鸡到兰州，转卖过三个名城四个妓院。我奴随主姓，叫过刘红枝、苏秋芝、田青娣、马香玉、仇香玉。当过红姑娘，也当过下三类，接过美国大兵，也接过国民党要员胡宗南、马步芳。最后，跟随大我三十八岁的冯玉祥将军的秘书魏瘦鹏从良出了火坑。

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我走向新岸，重新做人，也从此才正式有了属于我的新中国公民的名字——康素珍。

回首往事，那些死难的青楼姐妹，无一刻不活在我心中。我很想写一部书，我的丈夫魏瘦鹏，我的业校老师张慧卿大姐，曾多次鼓励我，教我认字学文化，将来把我和我姐妹们那些悲壮惨烈的故事写出来，传于后世。

一九五一年春，瘦鹏去西安出差，他专程带我到宝鸡、成都我受过苦的地方作了一次实地考察，为我日后写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在西安，我结识了慕名已久的“姑姑”田九鸿，我称九鸿



“姑姑”，因为她是宝鸡我的龟头田鸿瑞的姐姐。说起这个姑姑，我要特地交代一下她的简历：田九鸿，扬州美人，才艺超群，十七岁搭班子，红透了北京城，十八岁入宫，做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干女儿（实则情人）。后来，袁大头梦想当皇帝，拢络人心，在全国结集了各种请愿团，居然也有妓女请愿团，时年，袁世凯为干女儿拨了一大笔钱，叫她到西安开办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妓院，取名“开颜祠”，田九鸿一跃成了开颜祠的总鸨母……

解放后，政府取缔妓院，田氏姐弟主动献出了开颜祠和宝鸡的中州照相馆，政府给他们出路，仍叫九鸿在原址任企业助理。

在九鸿的帮助下，我更深一层地了解了高档妓女的生活内幕，她还把她五十岁生日的照片送给了我一张，留为纪念。

时历三载，政府帮我在重庆找到了失散十多年的哥哥安娃子（康文彬），正在我兄妹欢聚之际，西安飞来一封急电，说是我的一个亲人，急邀我去见个面儿。当时，我茫然不知是谁，按照信中地址，匆匆赶到西安一家医院，我惊骇地看到病床上一个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的小老太，谁呢？她蜷缩得极小，很像是从沙漠里捡回来的一具风干了又洗白了的包皮骷髅。当她用残烛般的眼光看住我，用冰凉干枯的手抓住我，吃力地喊起我的名字，我才惊愕地认出来，这不是西安的“姑姑”田九鸿吗？想想她那张五十岁的照片，像是三十岁，依旧那么端庄、高雅，清淡似菊，静气如兰。可是眼下，她怎么突然落到这步天地了？

她有气无力，悔恨交加地向我简述了她的故事，托我日后写书，一定也写上她，以警后人。我真为她痛惜啊，原来是她自暴自弃，恶习不改，偷着吸毒贩毒，以致走上了犯罪入狱的邪路。她没有儿女，临终时把我当女儿，我守了她半日，她就咽了气，这是我最后结识的一个青楼姐妹。

有了九鸿之托，有了九鸿的遗照，我写书的重任又加重了一码。

一九五七年，我告别了大西北，跟随退休还乡的丈夫，回到



了河北束鹿县（今辛集市）木店村。

隐退田园，正想习文著书，不料，热热闹闹的大跃进运动，却把我调去了海河工地，极度艰苦的劳动磨练，越来越使我失去了女人的温馨秀气，也丧失了我写书的文思和灵气，我变得粗腿粗腰，气势如男，拖大筐、推小车，一顿饭能吃一斤干面的大馒头，和民工们在新渠沟里摔跤，我能接连放翻几个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儿。往下的日子，是三年困难低指标。接着，天降水灾，滹沱河决口，大水淹了束鹿县。天灾过去，日子刚显顺当，又闹起了“文革”红潮，一夜之间，我和瘦鹏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他是国民党“特务”，我是“臭婊子”，我们全被关进牛棚，我珍藏的一百多张姐妹们的照片，几乎全被红卫兵抄走，当毒品投进了烈火。

八十多岁高龄的瘦鹏，受不了残酷揪斗，被逼得跳井自杀，我也被造反派逼着脱胎换骨，三次改嫁，由木店嫁到邢家庄嫁到郭西。我饱受了世人的白眼和“红头”丈夫的毒打。后来，我坚持离婚，幸好干部给活路，叫我戴着“黑帽子”，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牛棚成了我真正的家……

直到一九七六年，三中全会之后，我才重见天日，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日子一舒坦，我又时时回忆往事，我那埋在遥远年代的高尔基梦，受了春风阳光的召唤，又渐渐在我心里复苏、复活，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正好这个时候，街上纷纷传言，说城里正上演日本电影《望乡》，反映妓女生活的，我马上怀着浓兴请了一天假，进城看“病”，看了一场《望乡》。阿琦婆的遭遇让我潸然泪下，我写书的决心，像火山喷发一般赤烈烈冲腾起来了，想我康素珍，比电影里的阿琦婆苦了百倍，姐妹们的故事也比《望乡》精彩许多，我为什么不能大胆地写写我自己呀。

回村后，我马上去供销社买了纸笔墨水。



半夜后的牲口棚里，我守着保险灯，守着温驯入睡的牛马，听着它们安详的鼻息和轻微的倒嚼声，我偷偷记述起我的往事。我不懂写小说，只是信马由缰，顺着我和姐妹们的血迹泪痕，哭哭写写、写写哭哭，错字别字，乱如草芥。写好几大本，我就蹬着自行车，往返百里，交送到县文化馆。基于我的水平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一本本饱含泪水和汗水的手稿，自然都似飘逝的柳絮，三春事业付了东风。在杳无回音的期待中，我灼热的心，又慢慢地凉了，慢慢地灰了……

几年之后，郭西村头常出现这样一幅田园风情画：一个村婆，悠闲地叼着一枝烟，捉着一根杆，伴着一只白山羊。过往的行人，又有谁知道，这个牧羊婆的心里，装着怎样一部旧中国的妓女血泪史，藏着怎样一曲火坑里的青楼长恨歌呀。

如水的岁月，缓缓流转 to 公元一九八五年，辛集立为县级市，感谢党和政府扶持我重新拿起了笔，上级派人为我整理手稿、编著小说。几年间热心的记者，也不断登门采访，写稿宣传我。

因为妓女写妓女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篇《半百老人挥椽笔，土坯屋里写风尘》的报道，登在《建设日报》上，继而，《河北日报》《金城晚报》《女子文学》《大千世界》《河北电视报》《河北电视台》等媒体，争相报道了我著书的消息，几乎全国每个角落都知道了在“河北辛集郭西村，有个当过名妓的老太太，根据自身经历，写了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风尘泪》”。

几年间，采访者、约稿者、照相者、求婚者、干妈者，简直要踢破我土坯屋的门槛子，远在兰州的张慧卿恩师，也和我恢复了联系，我一下从“名妓”成了“作家”，真让我诚惶诚恐了。

虽然其它几部写我的书，出版后也同样引起了轰动，还引来像孙周、罗捷、蔡安安、蔡元元诸多影视导演的关注，但是，那些书还不是读者期望看到的写我全部人生的《风尘泪》。

掏实底儿说，基于我的写作水平只能记述，也基于我的思想



还不够开放，还不情愿把我的全部故事都抖搂出来，所以，《风尘泪》一直未能成书出版。

一年年过去，我心里很内疚，欠着读者一大笔债，也欠着九泉姐妹一大笔债。欠债迟早要还的，我得等一个时机，看准一个人。

如水的岁月静悄悄流逝着。

一九九六年冬，一场大病把我撂倒了，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确是老了，和阎王爷做了邻居，我很怕什么时候一伸腿，我那满肚子故事捂进了棺材。刻不容缓，在西姆老师帮助下，我马上托我后来的丈夫贾怀起，投书王延年，急邀他到我的病榻前，我全权委托他，为我完成这部读者期盼了近二十年的《风尘泪》。

流失的手稿收不回来，我就口述，最真的故事在我心里。面对延年这位我一直信赖的诚厚作者，我毫无保留地献出了当年田九鸿托给我的史料照片，献出了魏瘦鹏自杀前的一份遗书和仅存的几份资料。

为使我完整的故事不走样儿，不变味儿，我只委托王延年一个人来写。

亲爱的读者，我又潸然泪下了，这才是你们最想看到的首尾俱全的《风尘泪》。听听我讲的故事吧。我仿佛又抱起了当年卖唱的马头琴，唱起了辛酸的长恨歌……

故事的开头，就从我出生的那个大灾年叫板开篇……



目 录

引 子.....	(1)
苦瓠的童年	(1)
一 母亲的惨死	(1)
二 凶悍的伯母	(4)
三 刘家公馆	(12)
四 火坑	(22)
五 逃出火坑	(33)
六 戚爷爷	(43)
七 我和我的小巧帮	(53)
八 幺二哥	(62)
九 从川戏娃到童养媳	(74)
在成都春熙院	(82)
十 大闹春熙院	(82)
十一 结识凤仙	(89)
十二 青楼秘话	(99)
十三 名妓凤仙的身世	(106)
十四 凤仙舍命救秋香	(121)
十五 第一次接客	(129)
十六 复仇	(136)
十七 金英九弟的悲剧	(143)
十八 秘授《春宫图》	(154)



十 九	梳头风波	(162)
二 十	仙棠之死	(171)
二十一	出条子惹的祸	(180)
二十二	特等妓院	(186)
二十三	来了一伙丘八	(198)
二十四	宋巧莲	(206)
二十五	魔女造反	(213)
二十六	痛击恶老鸨	(222)
二十七	凤仙之死	(228)
二十八	冲出春熙院	(237)
二十九	神秘俏佳人	(246)
在宝鸡中洲街		(260)
三 十	又落陷阱	(260)
三十一	堕落	(266)
三十二	红宝	(275)
三十三	特殊方式识九红	(283)
三十四	巧施美人计	(291)
三十五	巧遇女共党	(301)
三十六	怪异的九红	(311)
三十七	遇险葫芦巷	(319)
三十八	闹鬼	(329)
三十九	夜入鬼魂坡	(336)
四 十	田青苔的身世	(347)
四十一	病房风波	(352)
四十二	爱经	(359)
四十三	淫刑	(369)



四十四	梅毒客	(379)
四十五	侍奉胡宗南	(386)
四十六	梅毒女	(397)
四十七	茉莉之死	(406)
四十八	九红毁容	(415)
四十九	人间自有真情在	(424)
五十	密谋	(436)
五十一	血祭神鹰祠	(445)
在兰州民悦里妓院		(457)
五十二	负罪赴兰州	(457)
五十三	奇遇乱葬岗	(464)
五十四	金表风波	(472)
五十五	金贞姑娘	(479)
五十六	打“白虎”	(487)
五十七	比武识情哥	(495)
五十八	生死决斗	(500)
五十九	香君从良	(506)
六十	才知爱情滋味美	(513)
六十一	斗气	(519)
六十二	观死刑	(527)
六十三	重温红妓梦	(534)
六十四	尸横鸳鸯枕	(542)
六十五	雁滩狂情	(550)
六十六	血溅南苑府	(558)
六十七	再观死刑	(567)
六十八	自残	(572)



六十九	冲出民悦里	(580)
在云升里妓院		(590)
七十	堕落云升里	(590)
七十一	我要写书	(595)
七十二	火烧无情郎	(605)
七十三	黎明前的苦难	(616)
七十四	播火	(623)
七十五	大闹云升里	(633)
七十六	白骨迷案	(643)
七十七	从良出虎口	(654)
在红旗下走向新生		(662)
七十八	解放兰州	(662)
尾 声		(670)
后 记		(674)



苦难的童年

一 母亲惨死

一九三一年，四川安岳县又是大旱，这鬼地方，丘岭多，土不保墒，风沙来得勤。三天不雨小旱，七天不雨大旱，三个月没掉一滴雨，别说地里见不着稻麦的青气儿，就连最耐旱的牛鞭草，也都干焦成柴，白茫茫一片。老天爷断了庄户人的生路，我的父亲挑上八股绳，母亲抱上刚满两岁的哥哥安娃子，离开祖籍黄角村，跋涉到成都，投奔了我的爷爷和大伯。那时，我还怀在娘肚子里。

爷爷、大伯在后宰门卖豆腐，小本生意，容不下我们一家三张嘴（即将四张嘴），我的父母就落脚到一个叫大洋沟的地方。大洋沟是成都出了名的贫民区，三里长一条臭水沟，黑水浮着绿沫儿，春、夏、秋三季，蚊蝇称霸，沟上架了三道独木桥，两岸搭起了一座座简易的稻草房，附近的保长潘田海，专门租地给逃荒的穷人。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母亲在一间稻草房里生下了我。我一来到这个恶臭昏黑的世界，就饱尝着出奇的贫穷和饥饿，我从来不知道糖是甜的肉是香的，母亲给潘保长家洗衣服，父亲给陈营长家拉包车，父母拼命劳作，我们还常常挨饿。我记得最大的享受就是年年春天，母亲从远郊采来几株茅贞草吃。我们的日子夏天还好过，一到了冬天，那就是我们的苦刑日子。北风灌进草房，我们一家四口，晚上合盖一条补丁连补丁的破棉被，我长到五六岁，身上还没穿过衣服，白天光着黑黑的小光



腚，跟着哥哥，拿个小铁耙子，满街里捡垃圾拾菜叶，像两只没人养的小野狗。

日子如此的贫困，我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居然抽上了大烟，他拉车挣的钱，越来越不往家拿，后来就很少回家。偶然回家一趟，也是喝个醺醺大醉，进门犯烟瘾，逼着向母亲要钱，母亲对他大哭大闹，他就大打出手，而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钱夺走。我从来不记得父亲怎样关怀过我。

我至今不理解像母亲那样俊眉大眼的美人，怎么嫁给了像长脖螳螂一样的父亲。

那个年月，死亡像游戏一样平常，死亡又像影子一样追罩着每一个人，尤其是穷人。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魔爪还没有伸到成都，而日寇的飞机却经常到成都的上空盘旋，投下炸弹。我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跟着哥哥去南府街拾菜叶，警报响了，满街的人如惊弓之鸟，转眼间，敌机飞来了，像一群轰响着的黑老鸱，一颗颗炸弹投下来，连声巨响，硝烟腾空，大地颤动，墙倒屋塌，我和哥哥爬在一个壕坑里等死，觉得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出来了。轰炸过后，经过片刻的宁静，满街出现一片哭嚎。我和哥哥从壕坑里爬了出来，南府街已大变了模样，累累弹坑里躺着无数血尸，烧焦的树茬儿上挂着人的肠子，断壁残墙上，贴着人的血肉脑浆，真是惨不忍睹啊。不一会儿，国民政府派人发国难财来了，两汽车穿黄皮的警察赶到了现场，他们挖开一个堵死的防空洞，从洞里拖出一具具闷死的尸体，挨个搜刮死人身上的银元、手表、项链等各种值钱物，敛了一麻袋，扔上汽车扬长而去。

在生死线上，我活到了七岁，女孩子应当有衣服遮遮羞处了。有一天晚上，面容憔悴的母亲把我拉到怀里，摸着我的小光腚，喊着我小名儿，说：“小妹，多多拾破烂吧，卖了钱，娘给你买条花裤衩。”我听了高兴得蹦了几个高儿，像盼着一生最大的喜事，我要有新裤衩穿了，我于是勤奋地拾破烂，比哥哥起得



还早，而且学会了爬树扒槐角。

这天傍黑儿，我背着鼓鼓一口袋槐角高高兴兴往家颠儿，走到臭水沟，远远瞧见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我料定家中出了大事，撒开小黑脚丫，吧唧吧唧跑进了稻草房。面色苍白的母亲，闭着眼，微弱呻吟着躺在床上，她的下身淌着一片血，哥哥守着母亲哭，好心的邻居只是叹息，我傻眼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我父亲又来过，他和母亲大吵大闹了一番，把母亲仅有的两块钱拿走了。母亲交不起潘保长这个月的房租，那个穿黑绸马褂，戴黑绸礼帽，拄着黑色文明棍儿的潘保长，又登门逼债来了，母亲好言交涉，潘保长见我母亲长得俊气又年轻，就对母亲起了淫心，污言秽语动手动脚，母亲拼死反抗，恼羞成怒的潘保长，飞起一脚，铁掌皮鞋，正踢在母亲隆起的肚子上，母亲当场就昏死过去，下部淌出了大量的血。

看着母亲遭此惨事，我当时居然没有哭也没悲伤，因为我不认为母亲要死去，觉得她很快会睁开眼睛，喊着我的小名儿。母亲答应给我买新裤衩呢。此时我最恨的却是父亲，给家里造成这么大难，父亲不知又躲进哪家烟馆里叼上了烟枪。

母亲哼哼到半夜，却真的死了。淌血的裤子里，还流产了一个刚成型的女婴，我的小小妹妹。当我知道我的母亲真的丢下我们走了，我才放声地喊啊哭啊，简直发了疯。

第二天，我的爷爷、伯父伯母都来了，爷爷和伯父要找潘保长论理，要状告这个恶毒的潘田海。邻里一听打官司，一个个悄悄撤走，连那个证人刘婶也没了影儿。伯母偷偷抻了伯父的衣角一下，急忙出面阻止说：“哟，别说有天没日头的话了，告状？那衙门口可是专给有钱人开的，论理？光凭潘家那两条大黄狗，你也进不去门。眼下只说埋人的事吧。”伯伯哀叹一声泄了气，爷爷怒视苍天，颤抖的嘴巴咬出了血。是爷爷拉上我和哥哥，挨着门户给穷人们磕头求助。大洋沟的穷邻里，帮着我们把母亲埋在了臭水沟西北角的乱葬岗上。萧瑟的秋风，将几片火化的纸钱